



火

遼寧人民出版社

火

“遼寧日報”記者集體採訪

劉勝克 彭定安 執筆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目 錄

給了那些認為“地主富農已經老實”的人當頭一棒 ………(1)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遼寧日報”社論)

火……………“遼寧日報”記者集體採訪
劉勝克 彭定安 執筆(5)

給了那些認為“地主富農 已經老實”的人當頭一棒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日“遼寧日報”社論)

八月二日，本報發表了瀋陽市西郊大榆村富農邢德昌等三個反革命兇犯殺死大榆蔬菜生產合作社財務委員李景雲一家八口的簡短的通訊。這篇通訊已經引起廣大讀者的注意，激起極大的憤怒和仇恨，紛紛投函本報，表示革命的激憤，要求嚴懲反革命兇犯；並認為大榆村事件給了那些以為“地主富農已經老實”的人當頭一棒。

今天，本報發表通訊“火”，詳盡地揭露了反動富農分子的陰險兇狠，他們蓄意殺害農村中從事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分子，其殺人放火的罪惡行為是無所不用其極的。大榆村事件證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反動分子不僅在城市中進行陰謀破壞，也在農村中進行着瘋狂的破壞活動。教訓是慘痛的。它驚醒了我們廣大的幹部和人民羣衆，真正認識到，必須提高革命警惕性。

大榆村事件的發生絕不是偶然的。這是過渡時期階級鬥爭日益劇烈的反映。必須認識，目前在農村中正進行着社會主義改造的巨大的革命運動。這個廣闊而深刻的革命運動，表現在各個方面，例如糧食、棉布、食油等主要生活資料的統

購統銷，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普遍組織與迅速發展，農村中整黨、建政工作日趨深入，以及廣大農民羣衆的社會主義的覺悟日益提高等等。這些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使各種隱藏下來的殘餘反革命分子和各種反動分子感到了更加難於躲藏下去和一定要滅亡。因此，他們就作垂死的掙扎，他們利用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利用我們的幹部和人民羣衆中的和平麻痹思想，進行瘋狂的破壞活動。這些嚴重情況說明，農村中由於社會主義改造工作的迅速發展，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必然急劇地尖銳起來。我們必須記着階級鬥爭的規律：革命的事業越前進，越勝利，革命的敵人的報復破壞就必然會越兇殘狠毒；敵人絕不是越老實了，鬥爭絕不是越緩和了。沒有這種根本認識，或者對此認識不足，就會在政治上犯重大的錯誤。

反革命匪徒的陰險毒辣、卑鄙無恥，決不是一般人所能設想的。反革命分子不甘於他的反動階級的滅亡，他們仇視新社會，仇恨一切人，瘋狂到極點。大榆村事件正是這樣：反革命兇犯邢德昌等殺死李景雲夫婦，殺死李景雲的父母，連十幾歲到三歲的四個小孩也不能倖免，老小三代、一家八口，全遭慘殺！夏雅珍被害之前，還遭匪徒們姦污，說是“連解仇帶解恨”，匪徒們完全喪失了人性，喪失了人類的天良！“人民日報”社論“從一切角落裏肅清反革命分子”說得對：反革命匪徒的行爲“沾辱了‘人’這個可驕傲的字眼。高爾基就曾說過，同他們比較，甚至於要侮辱了傷寒症的蝨子。這些暗害分子和殺人兇手的卑鄙齷齪和殘忍惡毒，是任何善良的人所完全不能想像的。”對反革命匪徒的這種兇殺暴行，人民政府將予以最嚴厲的鎮壓。大榆村事件更加深了人民羣衆的階級仇恨，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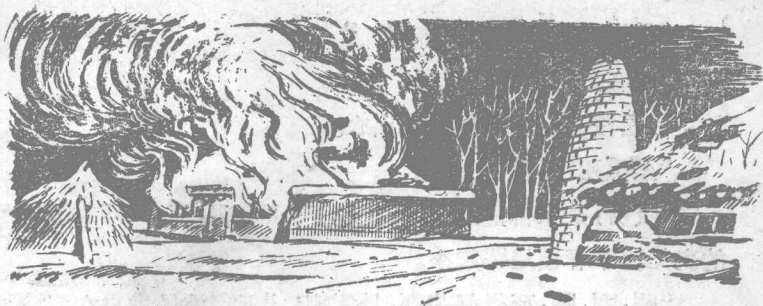
我們深刻認識被消滅的和將要被消滅的階級是不會甘心死亡的真理。

目前，黨在農村對富農的政策還是限制富農而不是消滅富農，是逐步由限制富農剝削到最後消滅富農剝削。對被打倒的地主階級，只許他們規規矩矩，從勞動中改造自己，不許他們亂說亂動。階級鬥爭的歷史事實告訴我們：決不允許對反革命分子和階級異己分子喪失警惕。必須嚴格批判和平麻痹思想，大大地提高我們的政治覺悟和革命警惕性，有效地加強我們的革命鬥爭，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鎮壓下去，徹底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就是要徹底消滅剝削和消滅階級，而那些已被打倒的階級決不會甘心於自己的死亡，那些將被消滅的階級也決不會沒有反抗，他們中的堅決反革命分子必然要利用每一個機會來破壞我們的黨和人民的事業，因此，徹底消滅剝削和消滅階級必然是一場極複雜、極劇烈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道理，我們要使廣大人民羣衆深刻理解這個根本道理。可是，由於我們階級教育不足，農村中却有人說，地主富農已經老實了；彷彿他們已經能夠和廣大農民一道建設社會主義了。或者有人說，現在人民掌握了天下，地主富農還敢怎麼樣？顯然，這都是非常錯誤的。大榆村事件中的富農邢德昌的兇殺行為正好批駁了這些錯誤思想。邢德昌看到分了他的土地（一九四九年，農民分了富農多餘的土地），看到了翻身的農民李景雲蓋起新房，有着刻骨的仇恨，這種仇恨隨着李景雲一家生活的日益富裕而增長，乃勾結混入大榆蔬菜生產合作社的敵偽殘餘分子趙景

貴和村中流氓邢德貴，經過長時間的密謀，殘害了李景雲一家。這種反動階級的仇恨所激起的謀殺，難道還不該引起我們幹部和農民羣衆的百倍警惕嗎？

深刻了解階級鬥爭，掌握階級鬥爭的規律，善於用階級觀點去看人看事，才能不被一時的表面的現象所蒙蔽。我們知道，目前階級鬥爭的特點之一是敵人的破壞活動更加狡猾和更加隱蔽了。敵人懼於人民的強大力量，也爲了迷惑人民羣衆，慣於玩弄兩面手法，稍有不慎就會上他們的當。大榆村事件正說明了這個道理。兇犯邢德昌在偽滿時是個專以賭博爲正業的流氓，在村裏曾是明搶暗奪、誰都惹不起的惡棍，可是解放後搖身一變，裝着積極生產，對公事很熱心，修水壩、出民工從不誤事，逢人就說：“我們什麼時候能入社就好了！早晚得走社會主義的路啊！”他見人總是點頭哈腰，不笑不說話，確曾迷惑過不少人，以爲“邢德昌可真老實了”。實際上怎樣呢？他正蓄意殺人呢，由於村裏人被他的偽裝所欺騙，疏於防範，致使他長時間的陰謀也不被覺察，終於遂了他的罪惡的心願。殺人之後，邢德昌等兇犯還企圖焚屍滅跡，佈設疑陣，佯裝鎮靜，想蒙混過去，但是在我公安人員的高度政治警覺，機智、勇敢的偵察下，在提高了政治覺悟的人民羣衆的大力協助下，兇犯落網了。因此，敵人越加隱蔽，就越加需要提高廣大羣衆的警惕性，就越加需要有千百萬雙眼睛來注意和監視敵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够及早識破偽裝的兩面派的反革命分子，決不讓類似大榆村事件重演！絕不讓反革命分子的陰謀得逞！絕不讓任何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



火

一場惡火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夜深人靜，月色昏暗。北風吹得榆樹林颯颯作響。全村只有一間屋子的玻璃窗閃着昏黃的燈光——瀋陽市西郊區大榆村大榆蔬菜生產合作社在開社員大會。

散會了。人們走在街上，引起一陣狗叫。不久，腳步聲，狗叫聲，漸漸消失了，黑夜又恢復了原有的寂靜。

夜兩點，驚慌的喊聲衝破了深夜的沉寂。

“火！火！”

“起火啦！”

“救火啊！老李家起火啦！”

人聲嘈雜。狗翻天地叫起來。人羣從四面八方奔向李景

雲家。

“景雲！景雲！快出來啊！”

“門在這兒！門在這兒！”

但是沒有一個人從屋裏出來。

“全熏死了！”

“哎呀，全家都熏死了，都熏死了！啊，啊，啊……”李景雲的表兄楊季春頓足哭起來。

“嗯，嗯，嗯，死得好苦啊，景雲哪！”近鄰趙景貴也在哭。

人越來越多，都忙着救火。

有幾個人不停地往火堆上潑水。李景雲隔壁的邢德昌父子忙着從火堆裏往外抱草。近鄰姚迺仁到處找李景雲的錢匣子。有人忙着搶救屍體。民兵隊長滿街跑着，組織民兵站崗，又趕忙派了邢德貴等三個青年摸黑到區政府去報信。……

火勢漸漸減弱下去。房子倒塌了。屍體只來得及拉出三具。

月亮已經隱去，天空只殘留了幾顆疏星。天快亮了。

人們在嘆息，在啜泣。

*

*

*

兩輛吉普車向大榆村急駛。車上坐着瀋陽市公安局的金副處長、刑警大隊副隊長于洪緒和幾名偵察員。

九點多鐘，汽車在火場前停下。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幅十分淒慘的景象：

房屋只剩下斷垣殘壁，燒剩的房架倒塌了，一個屍體的頭露在外面。四周亂放着碗櫃、炕琴、桌子、箱子和燒焦了的衣服……。三具屍體躺在房子旁邊：一具女屍，臉上已血肉模



“多興盛的一家子！”

糊，鼻子變成了扁平的，嘴唇歪斜，露出牙齒；一具男屍，臉上同樣血肉模糊，身上已經燒焦，臉面浮腫，口唇破裂，牙齒脫落；還有一具女孩子的屍體，手脚同樣都燒焦了。

“求求你們，讓我看一看吧！”從城裏趕來的李景雲的妹妹，不管別人的勸阻，一定要跑進現場。

“一家八口，死光了，哪怕留個小崽也好！”李景雲的表嫂老楊太太悲痛地嗚咽起來。

人們來勸慰這些家屬，可是說着，說着，自己也止不住眼淚了。

“多興盛的一家子，一把火全完了！”

“小日子一年好似一年，唉，唉……”

人們唏噓，嘆息。婦女們不時地用袖子抹着眼睛，你一言我一語地，斷斷續續地訴說起他們知道的想到的這個家庭的一切。

“這房子蓋了才三年。你看那玻璃窗，還嶄新的！”

“看那炕琴、衣櫃，……上面還貼着畫片呢。那是正月間夏雅珍才求人給畫的。”

“老李太太可是個能幹人，兒子、媳婦都下地，家務事全是她。總是說：‘我一天忙到晚，從不覺着乏！’”

“參加了合作社，去年分了差不多一千元。小日子過得多興盛！”

“姪女、女兒都上學啦，天天看見她們姊妹倆上學下學，蹦蹦跳跳的。……她們倆在學校還都是優等生。”

“那個六歲的小子，胖乎乎的，走在街上誰都說長的像他爹，多招人稀罕哪！”

“夏雅珍去年在社裏也掙不少分。她念了幾年書，晚上回來還教教孩子認字。”

有人還向外村來的人介紹說：“這家人，解放這幾年可真一年比一年好。兒子是個實在人，辦事說一不二，要不能當上合作社的財務委員哪！昨天晚上開完社員大會他還跟合作社的管理委員們在一起開會研究生產呢。”

“哪天不見他披個大氅爲社裏的事東奔西顛的。他爹也是個實惠人，是個好車老板子。”

“唉，老少三輩，一個也沒剩！”

“這火……”

偵察人員看着這幅慘象，聽着這些傾訴，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淚。但是他們抑制住自己感情的激動，到處察看。

現在，對他們來說，首先是偵察清楚：火是怎麼起的？人是怎麼死的？

煤 氣 中 毒

上午十點多鐘，偵察員初步觀察完了現場，都來到大榆蔬菜生產合作社屋裏，聽村幹部介紹村裏情況。

“村裏治安情況怎麼樣？”金副處長問公安委員姚泗禮。

“挺好，村子裏都挺和氣的。”

“地主、富農和危害治安分子的情況怎麼樣？”金副處長再釘問。

“都很老實。現在還剩一個被管制分子，最近就要解除管制。”

“是真老實了嗎？”

“是的。”

.....

會後，偵察員們分了工，動手深入勘驗現場：

照像，製圖；清理垃圾和被燒燬的東西。

瘦個子的于隊長，行動敏捷，到處指點着，偶而停下擦擦眼鏡上的煙霧和灰塵。

偵察組長郝春芳，一個壯實的小伙子，行動沉着，領着幾個人在費力地挖掘埋在火堆裏的屍體。

從南炕上扒出了橫躺在炕口的李景雲的父母——李國恩

和李楊氏的屍體。頭部都有傷。李楊氏太陽穴處的血跡，順着耳朵往後流。在南炕邊又扒出了一具童屍。頭部也有傷。

在地下爐子旁邊，扒出兩具童屍，頭部都有傷痕和血跡。

經過和夜裏救火的羣衆對證，李玉蘭的屍體是從南炕沿上救出來的，頭部有傷。夏雅珍的屍體原來就穿着棉褲、棉襖，頭朝裏腳朝外地斜卧在北炕上，頭部傷痕最重。

偵察員上了北炕。發現在一人高的牆面上濺有血點，血楂朝上；順血點往下看，靠炕的牆根上有人頭大的一塊血跡。

李景雲的屍體，是從屋地當間救出去的。頭部傷很重。腳燒掉了。胸部燒糊了。在左手腕子上，還有一截半尺長的棉衣袖沒燒着。

大榆村黨支部書記單居義，領着幾個人，冒着北風在四周的雪裏仔細地搜查着。大地被救火的人踩得很亂，已經查不出可疑的足跡。接着他們又踏着深雪搜索附近的壕溝、樹趟子和河溝，但是也沒有發現什麼兇器。

偵察員們在繼續清理、觀察現場。瀋陽市法院的孫、洪二位法醫已趕到現場。

他倆匆忙地把八具屍體翻驗了一遍，接着就對夏雅珍的屍體作局部解剖。刀子和尺不停地揮動着。一邊驗着一邊叨咕。瀋陽市公安局的現場鑑定員，在旁邊匆忙地記着。

午後五點多鐘，法醫驗完了屍。偵察員們都跟着來到村內學校的教員室裏，聽法醫的結論。

孫法醫，是位開始發胖的中年人。他不時地扶一扶眼鏡，叨着煙捲發表意見：

“女身——夏雅珍——前後和兩手沾有血跡，證明傷後活

着。氣管內有異物，證明傷後未死，還有呼吸。……屍體皮肉呈薔薇色，血液流動。……這都是煤氣中毒的症狀，他殺（即被殺）可能性不大。……頸部沒有淤血，證明不是掐死的。”

“爲什麼八具屍體的頸部都有傷呢？”西郊區法院湯院長插問了一句。

“頭上沒有銳器傷，頭骨沒有骨折。他殺可能性不大。”孫法醫並沒有停頓，他繼續說着：“如果是他殺，要用帶棱形兇器，那傷必然重，頭骨必骨折。現在的傷痕，可能是房上掉下的東西打的。……總之，他殺可能性不大。我的看法如此。當然還沒對八具屍體作全面檢查，不知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孫法醫剛說完，洪法醫就接上去。他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說話很快：“八具屍體都沒有抵抗痕跡，不可能是他殺。……如果是他殺，那麼從屍體傷痕看，應該是先放火把入熏昏，而後殺死；但是這不合乎一般的殺人規律。……”

“有的屍位爲什麼不正呢？死前不像睡覺的樣子。”偵察員追問。

“這是煤氣中毒後，人被熏昏了，到處亂撞，而後死掉的。”法醫回答。

“牆上的血跡又怎麼解釋呢？”

“是不是抬屍體濺的？”

“爲什麼有的屍體穿着衣服呢？”

“這需要你們去了解，他們家有沒有穿衣睡覺的習慣。”

……

會議開了兩個多鐘頭。從屍體解剖得出的結論是：煤氣中毒致命。

“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金副處長最後說，“法醫同志的意見，是有科學根據的。不過有些現象，不能完滿解釋，還需要進一步偵察。”

晚飯後，救火的農民向偵察員反映，他們從西屋搶出李景雲、夏雅珍和李玉蘭的屍體時，西屋還沒有燒起來，房蓋還沒有塌，牆也沒有倒。

“那麼這三具屍體頭部的傷是哪來的呢？”夜裏，于隊長翻來覆去睡不着，考慮着，“就是熏昏時撞的，也不可能都撞在頭頂上啊……屍體還要交另外的法醫作全面解剖、檢驗，案子必須深入偵察。”

第二現場

在大榆村的前街上，一個矮壯的小伙子匆忙地走着。

這幾天，他差不多成天成宿地奔忙着。白天，要根據偵察員的指示去了解情況；晚上，還得組織民兵站崗放哨。

這個小伙子，就是大榆村的青年團支部書記兼民兵隊長劉振維。他現在又要去了解一個情況。正走着，忽然聽見前面胡同走出來的兩個人在悄聲談話：

“他家的煙囪上有血點。”

“是嗎？”

“我看着了。”

劉振維轉身就往回走，三步併作兩步趕到現場。遠遠就看見偵察員們正在羣衆的協助下架房架子。他已經聽說，偵察員要把房架子架起來，進一步研究火源，看是火災，還是壞

人放火。

“郝組長！郝組長！”

他老遠就喊起來，一邊喊，一邊朝郝春芳跑去。

* * *

接到郝組長的電話，金副處長、于隊長從市裏趕到大榆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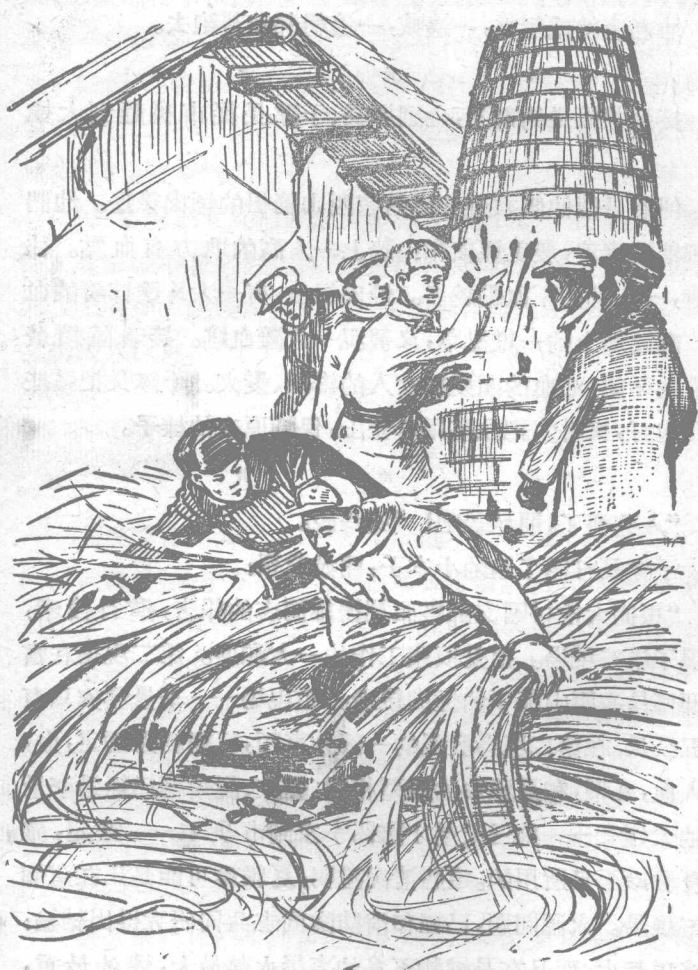
偵察員領他們來到邢德昌家西山牆根的煙囪後邊。他們仔細地觀察着，發現煙囪和山牆上一人高的地方有血點。往下看，——越往下血點越多。煙囪根上，有一大片塗抹着的血跡。翻開地上的一堆亂草，又發現一大灘血跡。接着陸續發現人的牙齒，沾血的頭髮和女人的辮繩、髮夾。于隊長把這些東西包好，又叫人把血跡用草蓋上，保持原來的樣子。

* * *

“人到齊了，開始談吧！”局長說。

于隊長打開了他的小本子，開始彙報：

“根據大榆村團支部書記劉振維同志的報告，進行搜索，發現了第二現場。這是偵察工作的一大進展。第二現場在富農邢德昌家西山牆下的煙囪後邊。距現場——李景雲家只有十五公尺。在第二現場發現的一部分東西，已經經過鑑定，血，是人血，A型，和夏雅珍的血型相同；髮夾、髮辮繩已經過李景雲的大姪女——她三天前才離開李家到市裏來——鑑定，確是夏雅珍平日所用的。這些情況證明，夏雅珍可能是死在這個第二現場。火源問題，已經和消防隊同志共同研究得出結論：是多處起火，而且在易燃物不多的東屋火勢最大，燒的最重，足見是縱火。因此，案情可以得出結論：不是自燃起火，人也



又發現一大灘血跡！